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一

湖西閭鎮珩輯

職方考

險固

邊防
鎮戍

魏氏據中原與吳蜀鼎足而立更相侵伐疆境之守彼此不
常漢建安十三年曹公兵敗於赤壁引軍還劉備遂有荊州
江南諸郡明年曹公復大治水軍南伐自渦入淮軍於合肥
置揚州郡縣長史開芍陂屯田十六年馬超韓遂等反公西
征超等屯潼關公與夾關而軍潛遣將夜渡蒲坂津據河爲
營公自潼關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潛軍渡
渭起沙爲城引水灌之一夕冰結而城立公軍盡得渡遂大

敗超等關中平留夏侯淵屯長安二十年張魯將楊昂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退公密遣將乘陰夜襲大破之巴蜀皆降復漢甯郡爲漢中文帝卽王位始置涼州拜張既爲刺史既至金城欲渡河擊胡諸將守以爲地險兵少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騎逆拒于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日次出至武威進軍擊胡大破之頃之酒泉羌豪及丁令胡攻邊縣旣又與夏侯儒擊破之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文帝踐祚孫權違命車駕南征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其要地東自廣陵

黃初六年親征幸廣陵故

城及使師留張遼屯江壽春母邱儉諸葛合肥明帝云先帝

都齊王嘉平後屬吳壽春誕皆鎮之合肥東置合肥南

守安陽西晉山賊來輒破於汜口建安十五年文聘為江

三城之守者也汜口夏太守鎮焉其後吳軍

劉表不取青西陽黃初中滿寵襄陽建安二十四年徐晃守

襄陽吳西陽令將守之襄陽之蜀將關羽攻不下

重兵以備吳先是太祖徙江淮民十餘萬眾皆驚走江西遂

盡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合吳南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

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
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易而救之甚難宜移城
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
平地而掎其歸路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望賊烟火而壞城
此爲未攻而自拔必以灌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
兵者誼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憚此
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
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
福生於內矣詔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
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
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待之

權果上岸耀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三年春權遣兵佃

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

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吏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

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魏自太祖時失漢中其西邊患蜀為

患曰隴西南安嘉平五年蜀將姜維來祁山太和二年諸葛

亮攻祁山城不

來伐遣兵備於此陳倉太和二年諸葛亮以數萬人

攻陳倉將軍郝昭以千人守

田於蘭坑時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

之且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

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

之正始中曹爽伐蜀司馬景王同行出駱谷次於興元蜀將

王林夜襲景王營堅臥不動林退景王謂諸將曰費禕已據險拒守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還軍爲後圖爽等引退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正元二年蜀將姜維破王經于洮西後連爲鄧艾所敗退駐鍾提艾策維必來曰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且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維與艾爭險不克遂緣山趣上邽爲艾所敗退還成都

蜀先主以建安十四年領荊州牧尋入蜀取劉璋遂有成都先是諸葛亮說先主曰荊州北據漢沔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

帝業者也至是兼有其地阻褒斜之險倚扞關爲固漢中

主先

既取漢川

以魏延鎮守

興勢

延熙七年將軍王平守之

魏大

侵蔣琬

姜維相繼鎮之

興勢

將軍曹爽攻不尅

今洋州郡與

道

白帝

章武元年先主屯之

遂爲重鎮建興十

五年吳將全琮來攻不尅

今雲安郡

曹公旣降張魯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犯暴巴界先主進

兵漢中次於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山作營淵將兵來攻其地

先主命黃忠乘高鼓噪大破淵軍斬之曹公聞自長安南征

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

至先主斂眾據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戰兵士亡者多曹公果

引軍退還漢中遂爲漢有後主景耀六年魏鎮西將軍鍾會

自駱谷治道來伐時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會

遣將分圍之而自領兵西出陽安口姜維自沓中退趣白水

與廖化等合守劍閣會攻維不克鄧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
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
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
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
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
難又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崖緣木魚貫而進先
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艾至成都後主面縛詣軍門蜀遂
亡

廿二史攷異建安二十年曹公始得漢中分其地立西城
上庸二郡其時尙有房陵郡亦漢中所分攷續漢志房陵
縣注建安十三年別屬新城郡房陵卽新城所治故亦稱

房陵郡矣魏志太祖紀云上庸置都尉而蜀志劉封傳言封與孟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則上庸亦置太守也建安二十四年蜀先主取漢中西城三郡亦歸于蜀其明年孟達背蜀降魏文帝并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城郡以達為太守治上庸又以申儀為魏興太守屯洵口自是漢中入蜀而新城魏興入魏一郡之地分屬兩國矣

吳主諱有江東以荊州假劉氏而與魏爭淮北之地後復使

呂蒙襲取荊州屯兵夷陵守峽口建安二十五年自公安都

鄂改名武昌黃武元年破蜀先主軍克取建平

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

來伐守將吳彥其重鎮曰西陵

建安二十四年蜀將關羽圍襄陽陸遜為宜都守鎮此黃

武初蜀先主來伐遜大破

孫皓建衡三年陸抗築樂鄉城後朱然修之晉王濬攻樂

之後步闡陸抗並鎮焉樂鄉

鄉獲水軍晉陸景平西將軍施洪以景平南郡自剋關羽後蜀將糜芳來降得之
之考軍施洪以景平南郡自剋關羽後蜀將糜芳來降得之
侯村元凱趨於此巴邱建安十九年魯肅孫皓征
之遂置兵鎮天紀元年孫慎守武昌孫權征
之及晉平吳將軍胡奮趨於此武昌孫權征
王戎趨於此皖城孫權尅之赤烏四年牛渚圻天紀末何植
大將王渾濡須塢建安十七年築後其後得沔口
邕於此濡須塢曹公頻來攻不尅其後得沔口
屯守邾城赤烏四年陸遜營廣陵孫亮建興三年衛終吳之
世山越數梗故賀齊于建安立都尉府孫權更置新都郡

王鳴盛曰諸葛恪傳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出之可得
甲士四萬眾議以丹陽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
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遠民人未嘗入城邑皆仗兵
野逸征伐爲難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恪移營四

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界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不與交鋒候其穀熟縱兵焚刈山民饑窮漸出降首人數皆如本規權遣薛綜勞軍曰山越恃阻不賓皇帝命將西征元惡旣梟種黨歸義故遣迎致犒賜案自周秦以來南蠻總稱百越伏處深山故名山越攷吳有揚荆交廣四州交廣山越必多然距京師遠彼旣不來我亦不往任其獸伏鳥竄而已荆州南境零陵桂陽等郡亦稍遠惟丹楊一郡是秣陵所都之地稅斂調發舉足輒及而山越爲梗故吳世恆以爲事秣陵今江蘇江寧府而漢丹陽郡之境兼今安徽之寧國池州太平徽州等府廣德一州又得浙江湖杭二府之西北境郡之東南境皆與吳會稽二郡爲界吳人於建安

十三年分丹楊之黟歙爲新都郡又於十五年分豫章郡爲鄱陽郡故恪傳言丹楊與四郡鄰接也然山越頑抗尤在與新都鄱陽鄰接處今徽寧二府與江西饒州界萬山環繞正山民負固不服地故孫策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太史慈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始見囚執程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塘徙丹楊都尉居石城

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漢丹楊郡尉治歙縣蓋吳人徙此

復討宣城涇安吳陵

陽春穀諸賊破之又歙賊屯安勤山及烏聊山黟賊屯林厯山賀齊破之建安鄱陽新都二郡山民作亂鍾離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各見本傳陳壽作賀全等傳評云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蓋山

越爲害如此

晉武帝時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
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驚胡
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地西河太原馮
翊安定上郡並今郡盡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

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

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

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

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及元康末劉元海等叛亂中原盡沒

于戎狄元帝渡江都建業建武初命祖逖鎮雍邱大興四年

逖死北境漸蹙於是荆河

自淮

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

隤石勒以合肥戴若思鎮守之淮陰劉隤鎮守壽陽祖約鎮守後又陷於石勒季龍死後復之

泗口劉退鎮守角城義熙中置在宿遷縣界為重鎮成帝時鄧守將退屯襄

陽咸陽初魏諺屯鄧為劉曜將黃秀所逼而退守襄陽後亦陷石勒尋復之庾翼朱序皆鎮於此又為苻丕所陷尋又

復穆帝永和三年桓溫討擒李勢平蜀漢復梁益之地梁州則漢

川益則又遣軍西入關至灊上十年桓溫討苻健於今京兆府萬年縣白鹿原戰敗再

北伐一至洛陽永和十二年溫討慕容儁破其將姚襄於伊水時襄已降一至枋頭廢帝太和

三年溫又討慕容暉敗還所得鄴縣軍旋又失孝武太和五年苻堅東平

慕容暉西南陷蜀漢西北尅姑藏張天錫敗則漢水長淮以北悉

為堅有及堅敗太和八年再復梁九年將郭益蜀郡太守任權斬寶平梁州苻堅益州刺史李

平益青徐兗荆河之地安帝崇安三年青兗陷於慕容德殺

州刺史辟閭州詳職方篇其年荆河司陷於姚興以彭城為北境藩捍朱序

守義熙初益梁又陷於譙縱當劉石苻姚衰亂之際進兵屯
成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
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

其刺史所至皆置州兵雖有不經攻圍互是重鎮他皆類此

南燕慕容超聞劉裕來伐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
兵輕果難與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
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
之軍沿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校其
資儲之外餘悉焚蕩堅壁清野以待其弊中策也縱賊入
峴出城擊賊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眾多據五州
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于平
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其將慕容鎮曰今宜出峴逆

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于鄧艾以爲天時不如地利但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晉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晉師度峴超懼率兵就臨朐戰敗奔還廣固晉師圍之數月而拔齊地悉平 後燕慕容寶困于中山時并州潞川悉爲魏取寶引羣臣議之尹符謨曰魏軍强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軍馬上資糧不過旬月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

資食既罄自然窘退尙書封懿曰今魏天下之勁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鋒方銳不可當宜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于是修城積粟爲久計魏攻中山不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睹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

宋初雖失關中然淮汝潁洛皆在武帝欲開拓河南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刺史劉義慶鎮壽陽永初二

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晉咸和四年僑立豫州刺史庾亮治

蘇湖咸康四年刺史毛寶治郗城庾亮鎮蕪湖永和元年刺史趙胤鎮牛渚四年刺史謝尚進壽春尋又鎮歷陽十一年

進馬頭升平元年刺史謝奔戍譙隆和元年刺史袁真退守壽春咸安元年刺史桓冲戍姑孰太元十年刺史朱序戍馬

頭十二年刺史桓石虔戍歷陽文帝元嘉中後魏屢來侵境

義熙二年刺史劉毅戍姑孰

敕朝臣博議何承天論曰安邊之計備在史冊李牧言其端
嚴尤申其要曹孫之霸才均智侔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

魏捨合肥退保新城吳城江陵移入南岸濡須之戍家亭漾

溪濡須在歷陽郡西南百八及襄陽之屯民居星散晉宣王

謂宜徙沔南以實水北曹爽不用果亡沮中襄陽南沮水左右皆前

代之殷監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牧畜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

之邑故堅壁清野以禦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人全境

約言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城青兗舊人及冀州新附

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寇之資也悉可內徙青州人移東萊

平昌北海諸郡兗州冀州移泰山以南至下邳左洙右沂田

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嶠四塞之內其險足固人情重遷

閭於圖始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
歌忭就路覲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古之城池處
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理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
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帥丁夫四
歸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里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羸
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兵二千抗羣虜二
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飭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
爲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
賊所不能干旣以族居易可檢御號令先明人知夙戒有急
徵召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關千家之邑戰士二
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還保輸之武庫出行請以自衛弓箚

利鐵人不辨得者官以給之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
兵農並備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俗任其勇怯
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戊
甲作刺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吳銳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
苦亦深未若卽用彼眾之易也管子理齊寄令於人商君爲
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志業今移人實內浚理城
隍族居聚處村里比次課其騎射通其風俗明其勳捷表言
州郡則車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宦途朋曹素定
同憂等樂情因習親義因事著晝戰見貌足以相識夜戰聞
聲足以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以古城
荒毀難可復修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但欲先定民居營其

國衛靖堅存者因則增之其毀缺權時柵斷足禦彼輕兵防
邊遠騎車牛之賦課役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人所
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民兼扞城之用
千室之宰總倍族之兵萬戶之都具全軍之眾兵強而敵不
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
較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鉞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
塗二十年課其所任理宜消壤謂宜明申舊科嚴加禁塞又
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溪成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
造程式若有遺鏤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檢此亦禦狄
之要也文帝不能用元嘉二十七年分軍北伐其將柳元景
西克弘農開方二城王元謨東攻滑臺不剋而平碣礮守之

尋元謨敗退元景亦棄而歸於是後魏主太武總師經彭城

臨江屯於瓜步

廣陵郡六合縣東

退攻盱眙不拔而還

賊質守之魏師攻圍三旬

不拔今淮陽郡縣

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荆河

州西境悉陷沒

太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引魏軍自是沈文秀東陽城崔道固歷城並為魏將慕容白

曜所陷安都以彭城常珍奇以懸弧並降魏

則長淮為北境僑徐兗於淮南

淮陰立兗

州鍾離立徐州

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

東海郡東海縣

其後十年而宋亡然

初強盛也南鄭襄陽懸瓠

元嘉二十六年後魏主太武率兵攻圍汝南太守陳憲等拒四十餘

日魏人積屍與城齊不拔而退

彭城歷城東陽

廢帝景平初筑夔鎮守皆為

宋氏藩捍

宋書索虜傳虜主至瓜步聲欲渡江太祖大具水軍為

之備劉遵考尹宏守橫江劉興祖守白下蕭元邕守裨

州孟宗嗣守新洲上秦容守新洲下向柳守貴洲到元
度守蕪山沈曇慶守北固褚湛之守西津蕭尚之守練
壁管法祖守譙山武仲河守博落劉伯龍守採石遊邏
上接于湖下至蔡洲自採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船艦
蓋江皇太子出戍石頭城乘輿數幸石頭及幕府山觀
望形勢當時舉國驚皇竭力籌備其情可見考隋志江
都六合有瓜步鎮在縣東北二十五里瓜步山下六朝
都建業往來取瓜步就近爲便故庾子山集有奉命北
使始渡瓜步江詩是也述異記云水際謂之步瓜步在
吳中吳人賣瓜于江畔因以名焉時魏主由盱眙渡淮
出橫江橫江卽采石也與瓜步相對而顧氏日知錄引

唐書五行志以今瓜洲爲瓜步誤矣

齊初因宋失淮西地而淮東尙存建元二年魏寇壽陽爲垣
崇祖所敗太祖以江北蕭索欲省并二豫左僕射王儉啟言
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爲阻使州任
得才虜動要有聲聞豫設防禦假令或慮一失醜羯之來聲
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
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孰與方鎮常居軍府
素正帝不從建武中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永元初沔北
諸郡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敗於馬圈退屯盆城魏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時陳顯達攻圍四十餘日不投魏援師至敗還又失壽春永元二年荆河州刺史裴叔業以城叛入魏
後三年齊亡齊氏七王凡二十四年內難繁興不遑外畧及

東晉裴虔北境彌蹙然始全盛時南鄭

建元二年後魏大將元英來伐梁州刺史

裴虔安拒攻國

步城襄陽郡安養縣建武中後魏主孝文襲

陽義陽太守

高帝又建鎮謂垣崇祖曰兵衝要地切備魏

淮

陽角城

明帝初後魏南侵

以李安仁戍之

澠口胸山爲重鎮

王鳴盛曰淮西爲豫淮東爲南豫壽陽介東西之間南北

兵爭專以壽陽爲關鍵自宋末劉石苻姚慕容俱敗魏都

遠在平城

今山西大同府

劉裕直取關洛所向無前關中得而旋

失乃分置二豫裕崩魏盡取司兗豫三州地然河南洛汝

雖失淮北猶宋有宋文帝頻舉兵皆不利乃議和明帝又

啓兵毀敗亡相繼泰始三年並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皆失之然壽陽猶南屬故南齊初太祖并二豫爲一至永

明仍分置二豫明帝建武元年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是冬
卽入寇四年又入寇取樊鄧南雍州入魏東昏永元中壽
陽亦爲魏取南齊江北城戍惟廣陵淮陰

梁武帝天監三年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本部叛降後魏自
劍閣以北並陷沒其年司州刺史蔡道恭卒魏將元英破將
軍馬仙琕義陽城陷司州移鎮關南梁遂失淮西之地四年
以後張惠紹克魏宿遷城韋膺克合肥城裴邃克翟邱及朐
山城尋皆敗沒惟合肥獨存七年魏人以懸瓠城內附詔馬
仙琕以兵赴之旣而魏人破懸瓠仙琕退走魏軍進據三關
於是司州自南義陽徙鎮安陸普通六年徐州刺史元法興
以彭城內附旋復入於魏七年夏侯亶元植等克壽春獲魏

揚州刺史李憲自齊東昏永元二年陷後魏至是凡二十七年南齊始復大通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內附詔改爲北司州梁失義陽二十有五年至是復得已而除陳慶之爲南北司二州刺史義陽復爲重鎮中大通元年魏將爾朱榮害胡太后及少主魏朝大亂遣將陳慶之率軍送元顥爲魏主入河陽六旬五日爾朱榮來攻慶之渡河守北中府城數日顥敗慶之亦奔退所得之地尋亦失之其後蘭欽又寇漢中自天監二年失漢川經四十三年復得太清初侯景以十三州來降旋爲東魏將慕容紹宗所敗二年景舉兵反國建康陷之及景平後元帝承聖初齊將辛術南伐盡復淮南江北之地得傳國璽反於齊二年西魏將達奚武陷漢川

尉遲迴陷蜀川其漢川經九年復失大抵雍州今襄陽下差戍

漢東郡棗陽縣東南夏口白苟堆大同中東魏靜帝遣將堯雄爲南境

陽縣東南夏口白苟堆守將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請

備之硤石汝陰下台州即合鍾離將康絢淮陰朐山爲重鎮

天監三年角城戍主柴慶宗以角城十

年東莞太守劉所以朐山並降入魏

王廣世曰梁武帝志欲恢拓天監中連歲舉兵至十二年

壽陽因大雨城壞魏揚州刺史李崇堅守不去十三年梁

人趙雲浮山堰堰淮水以灌壽陽十五年四月堰成九月

大水堰壞築堰本康絢功會絢被讒召還以張豹子代之

豹子不修堰故堰當堰初成魏師大潰而歸魏人深以爲

憂假堰不壞可取壽陽而逼汝洛矣至普通五年以豫州

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伐魏遂取壽陽汝穎響應時魏

方衰亂故梁人得志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
後送元顥入洛梁之開境幾埒永初淮西屬梁三十餘年
至侯景大亂復陷北齊入陳二世不能復太建五年吳明
徹始肇齊取江北數郡瓦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進
逼壽陽殺王琳明徹遂以豫州刺史鎮壽陽及後攻呂梁
大敗爲周所俘則豫州又入於周史臣明徹傳論云蹙境
喪師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是則江左之興亡繫
乎壽春之得失故豫治必以壽春爲主

陳承梁室之亂淮南地並入齊宣帝大建初志復舊境授律
出師諸將累捷吳明徹克壽春斬齊將王琳盡復淮南之地
詔曰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
控引河洛得之者安足稱要害又經畧淮北大破齊軍於

呂梁屬周滅齊乘勝畧地還達江際又大敗周軍於呂梁悉

得梁淮北城鎮自大建五年北伐七年破齊軍九年又破周將旋爲周將所敗全軍

沒於清口時梁士彥守彭城明徵來攻未下自是江北之地

盡沒於周又以長江爲界十二年周大將司馬消難以淮西

野尋並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後主禎明三年賊欣守之荆門安蜀

城公安巴陵以下並風靡退敗隋軍自采石京口渡江而平

之先是隋賀若弼鎮淮南請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

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

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

濟江陳人弗覺遂滅陳

王鳴盛曰隋文帝時崔仲方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蜀漢二

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楊素傳隋大舉伐陳素引舟師趨三峽至流頭灘陳將威欣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以遏軍路素夜掩之銜枚而下破欣虜其眾遂率水軍東下陳呂仲肅據荊州之延洲素遣李碎其艦大破之陳顧覺鎮安蜀城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案蜀漢二江謂江與漢也觀仲方言下抵盆城其地在今九江府德化縣自梁末失蜀隋取陳將順流東下故陳人防江西則峽口東則漢口至盆城無可防矣

後魏初由定襄徙雲中自杏城以北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

晉分界道武東征西伐克定中原滑臺許昌雖得不守至元
帝時始置鎮戍焉泰常八年刁雍遷濟陰鎮將置二十七營
延和二年立徐州于外黃又以雍爲刺史鎮之太武神麴三
年宋將到彥之王仲德等伐碣破攻陷滑臺虎牢洛陽遣安
頡叔孫建等擊敗走之太延三年取馮宏於遼東五年滅沮
渠蒙虔境土益闢眞君十一年宋師敗于滑臺帝乘勝自碣
礮南出臨瓜步江岸至廣陵而還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
州天安初又因宋亂盡取河南淮北之地及齊東昏之初魏
復取南陽沔北諸郡又得壽春自後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
利進取不常所守是時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南賊遊魂江
揚職爲亂逆蕭寶融僭號於荆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東

襲上流之眾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斯實天啟之期乘厥釁隙東據懸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戍達於荆郢則江西之地不乃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取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利諳脫江湖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蕩江區寔在今日詔褒用其策會蕭衍事克乃止初太平眞君中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

鎮自建立更不煩官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名其城曰刁公城顯祖時詔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以備北寇征南將軍源賀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畧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戍並耕兵不勞而有盈蓄矣事寢不報獻文帝皇興中蠕蠕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六鎮勢分倍眾不關

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四代之君皆同此役非智術之不足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卻敵多設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習弓射二萬人習刀楯二萬人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器械精堅將有定兵兵有常

主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飭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

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

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

六鎮並在馬邑雲中單于界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巡撫北

蕃更立三成亦在馬邑等郡界

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

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

人一月必就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邊

防之苦利一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利二登城觀敵以逸待

勞利三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利四歲常遞運永得不匱

利五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孝文延興中尚書奏燉煌一鎮界

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給事中韓秀曰此

蹙境之事非關土之宜愚謂燉煌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爲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塗退塞西夷之闕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脫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三千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關一朝發置是啟戎心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邊役繁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焉孝明帝熙平中蠕蠕主婆羅門爲高車所逐其故主阿那瓌居在塞上國人相率來迎高陽王雍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卽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

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翻表曰河西捍禦強敵惟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陲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高車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士宜耕殖非但處婆羅門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若婆羅門能自剋勵收合餘燼復興其國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卽我之外藩高車就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反覆背德不過遁逃之

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據西海奪其險要則
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陲卽是
大磧野戰所聚千百爲羣正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
獸以自給今似小損計利實多高車駃狼之心假令稱臣外
加優納內備宜固朝議是之自孝文遷洛去北邊遠沃野懷
朔恒代之間連被寇患正始初使持節侍中源懷出拒北蕃
懷至恒代視諸鎮要害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厚
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去
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
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
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如此威形增廣兵勢

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眾要待秋冬
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
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世宗從之

後齊神武自太原舉兵逼洛陽魏孝武帝遣將守虎牢神武
渡河帝不能禦遂西奔長安自是與周文帝爲敵國天平四
年三道伐西魏神武自總大眾至蒲津竇泰自風陵抵潼關
高敖曹入武關陷上洛周文軍廣陽僞引還而潛出軍至潼
關擊秦斬之東師遂還周文帝乘勝下陝州擒其刺史李祥
伯其年冬神武再西征至許原大敗于沙苑而歸西魏將獨
孤如願陷洛陽據金墉城明年西軍又至于河陰時潘相樂
守河陽北城高永樂守南城周文親征不能克西師敗歸如

願亦棄金墉遁走神武遂毀其城興元四年神武圍攻玉壁西魏將王思政守之不克武定初周文來伐敗于芒山後三年神武又圍玉壁西魏將韋孝寬守之仍不克明年文襄嗣政遣高岳攻潁川王思政堅守不下岳乘高築土山以臨城中反爲思政所奪置折堞以助防守文襄親率眾來攻堰洧水以灌城水壯城壞思政被擒文宣天保二年遣將辛術南征得榮夏口武成河清二年遣斛律光築軹關守之其年周將楊標等攻軹關敗走後主武平二年斛律光破周軍于姚襄城以其地西臨黃河控帶龍門之險二國所必爭因置鎮焉周嘗遣將來伐齊使段韶禦之至西境有柏谷城者絕險古城千仞諸將莫敢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

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

至且城雖高而中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鳴鼓攻之城潰

獲儀同薛敬禮仍城華谷置戍而還自武平五年以後陳將

吳明徹頻歲來侵淮南城鎮皆不守周師攻拔河陰大城及

崇化末晉陽傾覆鄴都遂亡自東西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

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東西爭戰十三年互有

羸負文宣之後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洪洞平陽縣北

控據要隘崇化末周師既越晉晉州武平關三關並今絳州正平縣界柏

州其城主張元靜以城降周崖城侯景軹關河陽南則武牢陸子章增築城守洛陽北荊州陸渾

北故孔城防伊闕縣東汝南郡梁縣南魯城汝南郡魯置兵

以防周寇自洛陽之南襄城汝陰汝南以北皆齊有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

要害未遑制置也

後周文帝敗竇泰于潼關遂克東魏陝州兼得邵郡宜陽郡

大統四年文帝東征至河陰殺魏將高敖曹旋敗退洛陽復

入于魏八年遣將王思政築玉壁守之十六年得梁雍州廢

帝初遣將達奚武平漢中又使尉遲迥平蜀遂有全蜀之地

武帝建德五年攻拔晉州使梁士彥守之明年齊亡後又遣

將王軌破陳將吳明徹于呂梁悉虜其眾于是湘川以東盡

于長沙皆為周境當全盛戰爭之際玉壁邵郡齊于嶺在王

東二十里周通洛防故函關城武帝黃櫨三城永嘉縣宜陽

郡陝州主剗長水部西北三荆將獨孤信署定北荆州即伊

州今三鵠鎮汝州魯山縣西置兵以備東軍初魏末突厥强

盛周齊爭欲連結以爲外援保定初武帝遣使結婚突厥遂請東伐于是詔楊忠率兵度陁嶺與突厥合師伐齊明年正月攻齊主于晉陽不克而反是歲復請東伐詔忠率兵出沃野宇文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突厥引還宣政元年突厥寇幽州其冬又圍酒泉武帝謀將北伐會帝崩乃止始魏正光中梁遣將圍廣陵楚城諸蠻並爲前驅自汝水以南恣其暴掠又有冉氏向氏者隕落尤盛屯據三峽斷遏水路周文畧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向附武成中冉令賢等作亂攻陷白帝天和元年詔陸騰等討之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又于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騰遣王亮率眾渡江攻拔其八城騰遂簡銳分攻水邏路經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故

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蠻以爲峭絕非兵眾所行
騰被甲先登眾軍繼進備極危阻累日可得舊路又有石勝
城者亦險要令賢使其兄龍真據之騰遣二千人銜枚夜進
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至水邏蠻眾大潰令賢遁走而
獲之又別下其二十餘城信州舊居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
城南入陳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
並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

傅英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酋劉元海覆西
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
氏秃髮氏拓拔氏宇文氏高氏苻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
左衽遞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爲肉籩

三
訞

丑亞反

曰當剉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羌胡

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國之人眾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眾而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羌分散各還本部至數萬故苻姚代興鮮卑既入中國而蠕蠕據其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餒求糧於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聘蠕蠕女爲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爲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疋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在長安者恒數千人可汗驕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遇其喪斃面如其國臣其爲

夷狄所屈辱也如是

隋文帝受禪待北夷之禮甚薄北夷怨之合軍攻陷臨渝關
帝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以備之開皇中突厥寇蘭州遣將
賀樓子幹拒之師至可洛峽山與賊相遇賊眾甚盛子幹阻
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奮擊大破之至煬帝初
令觀王雄擊吐谷渾大破之伏允遁逃部落來降十萬餘口
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
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
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其地在今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之北
隋氏置西海且末河源等郡大業中置西戎校尉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
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

百里自高昌壁北通車師後部金蒲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內地故漢戍已校尉更互屯焉隋末內屬置伊吾郡

劉貺武指曰自昔禦夷之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叛不爲之勞師降不爲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勦斯禦戎之良策禁暴之上算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方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

塢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
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
不敢南下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故曰秦得中策
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於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人
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尊宗周之
故事乃襲秦之過舉啓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
慮費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尙不計焉皇室淑
女施於穹廬掖廷良人降於沙漠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
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爲戎妻悉母報子從其污俗
夫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父子男女之別也今不能革龔
昧之性使漸習華風反令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其爲垢辱

可勝道哉漢之君臣常莫之恥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食王侯之奉者相半於朝邀綾紈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未耨之所利綿臬之所生方三千里植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蔑驕華夏日蹙當其強也竭人力以役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嗚呼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移其爵以餌守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爲而棄同卽異俾夷亂華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故曰漢無策焉夫奇貨內來則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是以聖人慎之不貴奇

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飲
食聲樂不與彼共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
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朝廟
受其貢不過楮矢獸皮不爲贄幣不爲財貨利旣小矣酬
亦宜然漢氏習頑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大官之
八珍六齊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
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猶飽豺狼以
食肉而縱其獵噬疲人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繡而得毛革
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得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
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爲鼓吹東漢魏
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牀食則羌炙貊炙器則蠻盤祠

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
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
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
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譬之蟲
豸方乎虺蜴何曲直之與爭哉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二

湖西閣鎮珩輯

職方考

險固

邊防
鎮戍

唐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爲圖以奏焉副上於省其五方之區域都鄙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者舉而正之凡天下之上鎮二十中鎮九十下鎮一百三十有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有六下戍二百三十有五凡烽候所置六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二

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

築城以置之每烽置帥一人副一人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

炬四炬者隨賊多少而為差焉

通鑑注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

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

舊關內

京畿河東河北皆置烽開元二十五年敕以邊隅無事寰宇

又安內地置烽誠為非要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所計烽帥

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

唐書元和中京兆尹李鄜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共管烽二十八

所每年差烽子烽師九百七十五人

今遠近無虞畿內烽疑請停從之凡兵之戍邊者大曰軍

小曰守捉曰鎮曰城總之者曰道

平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劍南嶺南

江南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

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

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使謂之節度使或謂之經畧使凡鎮萬人已上置司馬倉曹兵曹參軍各一人五千人已下減司馬凡諸軍鎮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總管一人五千置總管一人凡諸軍鎮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總管已上六年一替押官隨兵交替副使總管取折衝已上官充子將已上取果毅已上充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疋鎮西節度使理安西長壽元年王孝傑破吐蕃置安西都護府于龜茲以兵三萬鎮守都護以政績稱者田揚名郭元振張孝嵩杜甯西域統龜茲于闐疏勒國高宗時滅龜茲徙安西都護府于其都統碎葉于闐疏勒爲四北庭節度使理北庭都護府管兵二萬長安中以阿史那蘇莫胡提爲北庭大都護與北庭都護湯嘉惠等特角防制突騎施堅昆斬噉管瀚海軍北庭城內開元中置兵七

千五百 建康軍 嗣聖初王孝傑置兵五千三百開元中薛訥

百 寇軍 天寶二年置 玉門軍 武德中楊恭義 墨離軍 朔初以阿

吏那彌射為墨 豆盧軍 燉煌郡城內 新泉軍 大足初郭元張

難軍討擊使 掖郡守捉 兵六千 烏城守捉 兵五百 交城守捉 兵千 白亭守捉

兵千 朔方節度使 子儀為使與回紇合計同羅諸蕃破之河

上捍禦北狄統經畧軍 三萬七千 豐安軍 兵八千開元二

年豐安軍使王海 定遠城 兵七千 西城 兵七千 安北都

賓戰死大敗吐蕃 護府 亦曰中受降城仁愿置兵六千中宗時默

振武軍 單于都護城內兵九 河東節度使 理太原府管兵五

修紀頭七十 犄角朔方總天兵軍 太原城內兵二萬中宗反

烽寇不敢入 大總管雲中郡守捉 調露中裴行儉 大同軍 亦行儉置兵九

大總管雲中郡守捉 置兵七千七百

張守節破 **橫野軍** 開元中張嘉貞移 **定襄郡** 兵二千 **雁門郡** 兵四千

樓煩郡 兵三千 **苛嵐軍** 長安中李迥秀置兵千人 **范陽節度使** 理范陽郡管兵九萬

制馭西契丹統經畧軍 范陽城內兵三萬 **威武軍** 密雲郡城內萬歲通天二年置

清夷軍 人 媽州城內垂拱中鄭崇述置兵萬人張 **靜塞軍** 人 仁宣為瀛州都督統清夷障塞軍之兵

恒陽軍 兵萬一 常山郡城東開元 **北平軍** 博陵郡西開元中置兵六

高陽軍 內兵六千 **唐興軍** 文安郡城內兵六千 **橫海軍** 景城郡西平

盧軍節度使 理柳城郡管兵三萬七千五百 **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軍** 柳城內開元初置

盧龍軍 北平郡城內兵萬人 **渝關守捉** 兵三千 **安東都護府** 管兵八千五百

隴右節度使 理西平郡管兵七萬五年徙都護府于新城

以備西戎統臨洮軍 開元中移就節度署兵萬五年隴右

河源軍 儀鳳二年李乙夫置兵萬四千開元末吐蕃地盡亡

攻承風堡抵河源軍 西入長甯橋安人軍渾

崖白水軍兵四千開元中郭知運置故賈普上書言安人軍

開元七年往者白水皆問壤昨郭將軍屯兵而城之威戎軍兵千

置兵萬人振武軍兵千人開元中信安王禕出威戎軍人開

元二十六年結州都督綏和守捉開元二年郭知合州郡界

杜希望拔新城更名綏和守捉開元二年郭知合州郡界

守捉貞觀中侯君莫門軍儀鳳二年吐蕃取河源莫門軍甯塞

軍杜希望置積石軍儀鳳二年鎮西軍杜希望奪虜河橋並

萬三平夷守捉開元二年郭知劍南節度使理蜀郡管兵三

李德裕為使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召父老訪西抗吐蕃南撫

蠻獠統團結營蜀郡城內兵萬四千貞元中節度使韋皋破

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

雅嵩七州為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天子即詔師望為節度

使治臨翼郡兵五通化郡兵萬維川郡兵五天寶軍開元二

邛州兵五交川郡兵二千平戎城初劍南度茂

章仇兼瓊蓬山郡兵五交川郡兵二千平戎城初劍南度茂

置兵千人蓬山郡兵五交川郡兵二千平戎城初劍南度茂

州之西築安

其城為虜取之開元二十八年王昱攻其城不克尋為章仇兼瓊所奪盡殺虜戍以許遠守之吐蕃圍安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涌虜驚引去盧山郡兵四江源郡裴行方置洪源郡象

乃改名曰平戎云

先置兵昆明軍開元中置兵甯遠軍兵五雲南軍兵二千澄

川守捉雲南東六百南江郡兵二歸誠郡兵四嶺南五府經

畧使理南海管兵一綏靜夷獠統經畧軍南海城內兵清海

軍兵二桂管經畧使始平郡容管經畧使普甯郡兵鎮南經

畧使安南都護府兵四千一百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畧使

命軍其後置行交州邕管經畧使嚴公素為使請討叛蠻韓

于海門為都護府邕管經畧使嚴公素為使請討叛蠻韓

愈建言公素非撫御才恐嶺南無甯時昨合邕容為一道邕

與賊限一江若經畧使居之兵鎮所處物力雄完則敵人不敢輕犯容州則陷阻已甚經畧使居之則兵少情見易啓蠻心請以經畧使還邕州容州置刺史便甚事不勑黃氏儂氏據州十八數侵掠橫州當邕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太和經畧使董昌齡遣將討平六峒諸蠻

畏又有經畧守捉使三以防海寇長樂郡經畧使兵千五百東萊

郡守捉兵千東牟郡守捉兵千唐初突厥最强太宗時屢寇

邊朝臣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障帝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

亡在旦夕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未幾遂滅其國復定襄恆

安地斥土至於大漠貞觀十三年突厥部落來降者眾多在

朔方地詔議安邊之術中書令溫彥博請准漢武時置降匈奴

於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禦太宗用其計於朔

方之地幽州至靈州置順化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

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尋復徙居河北置懷

化郡立化州都督其後車鼻來降突厥盡為封疆之臣于是

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

農等十四州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愕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酋爲都督刺史睿宗時突厥默啜屢寇邊命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龍二年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眾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初羣議不同睿宗竟從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於城下軍皆股慄盡力六

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壅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法貴
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卽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
斬之何用守備生其思歸之心其後常元楷爲朔方總管始
築壅門呂溫三受降城碑昔秦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
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與回纥未暇經
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敵伏其下以
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環突如其來景龍二年
默啜強暴瀆郊構怨埽境而戰漠南空虛朔方總管韓國公
張仁愿躡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
之南牧睿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
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
過朝那而北關斥候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
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於海西窮於天大略方運元勳不集
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今天子誕敷文德戢兵和親
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
拆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嗣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
內謹經畧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顯慶二年天子已
聳威馴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

平百濟遂遣李勣薛仁貴等破滅高麗分其地爲九都督府
復置安東都護府擢酋豪有功者爲都督刺史以仁貴爲都
護總兵鎮之武后聖歷二年狄仁傑表請捐安東復其君長
曰漢元帝罷珠崖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
知難卽止是爲愛人今以海中分兩運風波漂蕩沒溺至多
准兵計糧猶苦不足且中國之與蕃夷天文自隔遼東所守
已是石田秣鞞遐方更爲雞肋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國恐非
通典臣請罷薛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爲其主復其故
地不從貞觀十四年高昌平以其地爲交州先是西突厥屯
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
庭州歲調千人更發內地鎮遏焉黃門侍郎褚遂良疏言今

誅滅高昌收其鯨鯢以爲州縣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經途死亡復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敗肆終於情業犯禁違公必擾邊城所遣之內復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且河西者方已腹心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兼還本國長爲藩翰傳之永代不從自突厥亡回紇與薛延陀最强貞觀中遣使獻款太宗受之乃卽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有六都督七州以李素立爲都護龍朔中以燕然都督府領回紇更號瀚海都護府大曆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陁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陽

出防遼瀋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元和
三年回紇以三千騎至鵠鵠泉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
備虜禮部尙書李絳奏言回鶻盛彊北邊空虚一爲風塵則
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儻增甲兵飾城壘中夏
長策生人大幸也北狄貪沒惟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
至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
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飾天德則虜必疑
虛西城則磧道無倚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
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
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滿虛虜皆悉之賊掠諸州
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

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
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
拱手受禍五可憂臣謂宜聽其婚使守蕃禮帝不聽自高宗
時吐蕃雄霸西土屢敗王師武太后如意初總管王孝傑大
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議者請棄之右史崔融
獻議曰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茵嶺剖裂府鎮烟火相
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
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
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
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
域震則威懾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

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渡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其後大論欽陵乞和請去四鎮防兵通泉尉郭元振以爲國家本置四鎮以扼蕃國之尾使不得并力東侵若委之於蕃恐蕃力強易爲東擾非制馭之算不可許后從之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更築龍駒島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馬羣爲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敵常麟德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而畢麟德元年於昆明之桺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五百人鎮守武太后時蜀州刺史張柬之表言昔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鎮守臣竊以亮之策得羈縻蠻夷之術姚州本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又使將軍李義總往征郎將劉

惠戰死其州遂廢諸葛亮所謂設官置兵有三不易之言遂
驗垂拱四年從郎將刺史之請復置州後錄事參軍李懷又
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
守自此蜀中騷擾至今不息伏乞省罷姚州使隸犒府不從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曰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
與沈黎越嶲俱爲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
爲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偏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
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眾如蟻前鋒魁健皆擅
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如植
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蠱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
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日眾卽自度不能留
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
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
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
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風土山川
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
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十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
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

言自是以來羣蠻皆居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
諸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
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
舉大綱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
頑民飽稻飯豕十九如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加
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饒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
以疏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邊卒將怨望之不暇能
殊死而力戰乎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
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
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於險而又各於
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
嚴壁以俟其寇窮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
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將
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于理夫
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
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
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

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
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僖宗世朱泚李希烈
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
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
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
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
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
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
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
王鎔請盟于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
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

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強相均地相屬其勢
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
一方爾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
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
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於唐何如哉不獨
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

王應麟曰

鄆縣削弱則戎
翟之禍烈矣

曰知錄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

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
或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
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
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

分境內爲四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卻也嗚乎世言唐亡于藩鎮而中葉以降其不遂併于吐蕃回紇滅于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元興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錢大昕曰舊史地理志序自東都畿至安南凡四十四鎮蓋據太和中方鎮言之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國計簿云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開成元年王彥威進所撰供軍圖畧云至德乾元之後迄于貞元元和之間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三據舊史志凡三十二節度七觀察三防禦二經畧也又考唐六典天下節

度使有八一朔方二河東三幽州四河西五隴右六劍南
七鎮西八嶺南蓋併平盧幽州爲一磧西北庭爲一也至
杜氏通典稱開元中凡八節度磧西卽安西而不別出北
庭之名舊史蓋本此

後梁開平元年敕建國稱都俾新其制況山川之險表裏爲
防今二京俱在關東以內仍以潼關隸陝州復置河潼軍命
虢州刺史兼領之其月敕改虎牢關仍置虎牢關軍使

容齋隨筆古今言險地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
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裏河山蜀有劍門瞿唐之阻楚國方
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
立國惟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

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
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
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強其間終之黃鵠雄覆漢
祚議者尙以爲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
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宏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
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
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
邠華三鎮鼎立爲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劫遷乘輿而朱溫
區區以汴宋毫潁畿然中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
不在險爲言則操溫之德又可見矣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於謝元又莫難

於楊行密泥水之役謝元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眾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眾寡殊

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仲謀以江守江楊行密以淮守淮晉人以淮守江

後唐莊宗既卽位於魏州梁將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乃遣崇韜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所過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有大都護府除單于北庭等府久不置外今節度使中見有兩員守安北都護安東都護今請以四大都護爲定額仍以安東大都護爲首其安南安西安北次之詔依

後晉天福三年移澶州及頓邱縣于德勝以防河津懼契丹南牧也初高祖割莫州予契丹蕃戎立爲泰州至少主開運初克復泰州二年以滿城縣當路衝要宜立郡庭用威戎虜其舊泰州復爲清苑縣宋改置保塞軍後升爲保州嘗五代時保州廣信安肅軍別領兵萬人號沿邊都巡使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爲使析所領卒爲三部使援鄰道

胡三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數關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陷于阿保機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

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十六州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
號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

後周廣順四年西京留守王思同擬開駱谷路上指山險謂
侍臣曰如此之險何以開道左右奏曰據興元關內兵戎交
番及轉餉大散修開斜谷路迂迴校五百里如從駱谷自雍
京直抵興元糧庾稍便然此路險阻尤甚以此竭力開通將
來霖雨亦煩修葺上勉從其奏竟無成功而止顯德二年以
李晏口爲靜安軍其地當契丹入寇之路築城屯軍爲邊防
人甚賴之

宋景祐三年詔廣桂荆潭鼎澧六州各置雄畧一營與歸遠
軍更戍嶺外康定元年呂夷簡言自元昊反被邊城砦各自

爲守計萬一賊有奔衝卽關輔驚擾雖夏竦等屯永興其實兵少自永興距鄜延環慶諸路皆數百里設有緩急內外不能相救請募勇敢士三萬訓以武技分置十隊以有謀勇者三人將之分營永興西寇至則舉烽相應或乘勢討擊進退不以地分並受夏竦等節制詔從之初趙元昊反以夏竦陳執中知永興軍節度陝西諸軍久之無功乃析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以秦渭慶延知州分領本路馬步軍六年契丹使來議關南地朝廷經制河北武備議者欲增兵屯程琳自大名府徙安撫陝西上言曰河朔地方數千里連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邊數有警官軍雖眾罕有成功蓋定州眞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發之

際交錯非重況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眞定府路其
勢向重請以河朔兵爲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爲一路合兵十
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滄霸七州軍爲
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
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習聞主將號令急緩卽成部分
天子下其章列大名府夏竦奏鎮定二路當內外之衝萬一
有警各藉重兵控守要害迭爲應援若合爲一則兵柄太重
減之則不足以備敵又滄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斥
鹵地形沮洳東北三百里野無居民非賊蹊徑萬一有警可
決漳御河東灌塘淀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一路惟
北京爲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王畿

外則聲援諸路請以大名府澶懷衛濱隸德博州通利軍建爲北京路四路各置都總管副總管一人鈐轄二人都監四人平時祇以河北安撫使總制諸路有警卽北京置四路行營都總管擇嘗任兩府重臣爲之議未決竦入爲樞密使賈昌朝判大名府復命規度昌朝請如竦議惟保州沿邊巡檢并雄霸滄州界河二司兵馬國初以來拓邊最號強勁今未有所隸請立沿邊巡檢司隸定州路界河司隸高陽關路宣和七年詔廣南東西路地遠山險盜賊間有竊發內郡戍兵往彼屯守多緣瘴癘疾病不任捕盜又不諳知山川道里林壑曲折故盜不能禁可令每巡檢下招置土人健勇輕捷者參戍兵之半互相關防易於禽捕令樞密院行之紹興間邊

境弗靖故以大軍屯戍而踐更之期近者三月遠者三年逮
和議旣成諸軍移屯者漸歸營矣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之
法沿河備禦亦倚重焉開禧初復議用兵駐劄諸兵始復移
屯和議再成邊地一二要郡雖循舊貫其諸駐劄更戍之法
不講而常屯之兵益多逮夫端平破川蜀咸洶失襄樊裂淮
甸蘧宇蹙而兵法壞葉適曰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塞
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比其室
處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虜來必捍於垣塹之上長戟勁弩
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臥晏起無朝夕之憂矣

羅泌曰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
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
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
王德恭皆材勇知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

不從其大而徒舉三二州爲之以一簣障江河猶無益也
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
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
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
廷經畧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於
是俾其世襲每謂邊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
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討縱
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況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
他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
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
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

懸矣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爲封建之不可復愚竊以爲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陽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瑀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皆累重遵誨屯環武守琪戍晉何繼筠牧隸若張美之守滄景威累其任管榷之利賈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由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

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抗一偏方之元昊靖康
寇難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
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 日知錄藩鎮
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眞宗咸平三年濮州
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于是知黃州王禹
偁上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
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
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
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
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
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

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汜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眾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乎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晁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

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藉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報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

遼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

金諸路各設兵馬都總管府州鎮置節度使沿邊州則置防禦使又設三招討以鎮邊陲東北路者初置烏古迪烈部後置于秦州秦和間以去邊尙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于應州西南路者置于桓州以重臣知兵者爲使列城堡濠溝戍守爲永制及南遷河北封九公因其兵假以便宜從事沿河諸城置行樞密院元帥府大者有便宜之號小者有從宜之名

元世祖時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太府以屯之淮江

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
初制郡邑鎮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每歲以他郡兵戍上郡士
疲于轉輸至元十六年以上都民充軍者四千人歲備鎮戍
罷他郡戍兵其年礪門魚通及黎雅諸處民不奉法議以兵
戍其地調軍千人往鎮焉又調江南新附軍五千人駐太原
五千駐大名五千駐衛州又發特默齊軍一萬及夔府新附
軍戍鄂端自江南平兵戍列城軍官皆世守多與富民樹黨
奪民田宅爲蠹害同知浙東道張鐸上言謂由不遷易之弊
請更限月遷調庶民得安業其年調兵五百守居庸關南北
口又發礮卒千人入甘州備戰守十八年行省言金州合浦
固城全羅州沿海上下與日本正當衝要宜立鎮邊萬戶府

屯兵從之二十五年遼陽行省言懿州地接賊境請益兵鎮戍從之又增兵成咸平府以地介邊徼用兵備不虞故也至大四年四川省言本省東南控接荆湖西北襟連秦隴阻山帶江密邇番蠻素號天險古稱極邊重地乞調二千人往戍從之泰定四年河南行省言所轄地東連淮海南抵大江北限黃河西接關陝洞壘草賊出沒爲民害本省軍馬均在瀕海沿江遠者二千近或千餘里乞以礮手弩軍移于汴梁並各萬戶府摘軍五千隨省鎮遏詔十一衛軍及所轄十九翼軍均聽河南省調發